

大馬「五一三」種族暴亂，乃由共黨採用兩面統戰所造成——透過「泛馬回教黨」打擊「巫統」；透過「民政黨」及其他華人政黨破壞「馬華公會」，並舉出中共曾經由其在馬工作人員撥款支援「泛馬回教黨」，且指「巫統」內部有「過激派」，堅主外策須靠近「亞非集團」。<sup>⑦</sup>其後拉薩克上台，迅即參加不結盟國際組織，及與北平貿易建交，放棄大馬一向堅守的親西方且不與中共往來的外策，雖顯示這是出于「巫統」內部「過激派」的抬頭，但無人相信共黨可以滲入堅持回教信仰的馬來人政黨。

由最近新馬兩國所次第破獲的馬共秘密組織，便了了然于共黨的滲透如水銀瀉地，並無華人馬人之分，且在新馬兩國聲應氣求，相互配合，不僅利用民族主義，從華馬兩族造成各走極端，且分別促使以華馬兩族人為主體的新馬兩國政府當軸，互相懷疑傷害，不惜損己害鄰，使彼此的暗鬥，都在它統戰撥弄操縱之中。從沙末和滲入馬政府的兩位閣員自供，便不難喚醒大馬政要恍然悟到拉薩克執政期間，其外策的左轉，以及片面宣佈新馬貨幣與經貿措施的分家，都是受到這批滲透者的影響，但共黨的滲透是多線兩層層潛伏的，所以「巫統青年團」所力主的清黨工作，我們認為應與剿共進軍等量齊觀，且應該遍及所有黨派和各階層。

註⑦ MAY BEFORE AND AFDER 拉曼著，馬來「前鋒日報」出版，一九六九、九。

## 以色列政潮之分析

石樂三

以色列總理拉賓(Yitzhak Rabin)剛從華盛頓訪問歸來，突因涉及其夫人在美國銀行存款違法案件，而於四月七日引咎辭去了其在五月大選中勞工黨以總理候選人，這不僅攸關勞工黨在大選中的成敗，同時也影響未來日內瓦和平會議的進行。以色列財政部長拉賓諾維茲(Yehonua Rabinowitz)形容這次政潮『在以色列建國史中是一次最大的政治危機。』

### 一 政潮經緯

多事的以色列，近三個月以來，連續發生了兩次政潮，導致了以色列空前未有的政治混亂局勢。

去(一九七六)年十二月間，以色列聯合政府中有三名國家宗教黨的部長因倒閣而被開除，同時也有二名獨立黨派閣員辭職，以致勞工黨在國會僅保有五十一席(原為六十五席)，不足一百二十個總議席的半數，於是，拉賓內閣不得已始提出總辭；但在全國大選之前，拉賓仍繼續負責過渡的看守內閣。

今年二月廿三日，勞工黨曾召開黨員大會，推選該黨出席五月十七日全國大選的總理候選人，參加競選的勞工黨領袖有拉賓與

裴瑞斯二人，經出席大會三千名代表投票的結果，拉賓獲得一千四百四十五票，裴瑞斯一千四百零四票，相差僅四十一票。

出乎意料的，正當全國大選即將到臨之際，以色列發生了第二次政治危機，拉賓總理因牽涉拉賓夫人在美國銀行非法存款案件，而被迫辭卸勞工黨的總理候選人，此一偶發事件，不僅給予拉賓的政治生命一嚴重打擊，而且對執政廿九年的勞工黨前途影響極大。

拉賓夫人在美國存款一案，事先已有所聞。三月廿八日出版的時代週刊，根據以色列獨立日報（Tel Aviv Daily newspaper Ha 'aretz）透露，拉賓總理夫人在華盛頓國家銀行（National Bank of Washington）設立帳戶逾四年之久，存款數額雖僅有二千美元，但依照以色列法律，除非經由政府核准，任何以色列公民在國外存款是非法的。拉賓夫人已承認在這家銀行存有二千美元，此項存款戶頭是在一九六八—七三年拉賓任駐美大使時設立。拉賓總理也承認他是此一帳戶聯署者，自應共同負法律上的責任。①此案發生之後，以色列財政部隨即派員調查，確實發現拉賓夫人在美另有一筆存款約計六千美元，當拉賓及其夫人離開華盛頓時，曾設立兩個存戶共計一萬八千七百美元，並經提回一萬零五百美元。②以色列司法部長巴拉克（Aharon Barak）認定拉賓夫人應對此項帳戶負責；倘法院判決有罪，拉賓夫人將被判處三年徒刑，或罰以重金。現在法院已正式宣判，被告拉賓夫人處予罰金二萬六千美元。拉賓事先早被財政部罰款一千五百美元。

勞工黨中央委員會四月十日召集特別會議，一致通過了拉賓辭去五月十七日全國大選中勞工黨的總理候選人，並提名國防部長裴瑞斯（Shimon Peres）為總理候選人，當經出席委員八百一十六人的票決結果，裴瑞斯以絕大多數票當選。在新政府未產生之前，依法拉賓仍須繼續負責看守內閣，但拉賓已決定自四月廿二日起呈請長假，其總理職務暫由國防部長裴瑞斯代理。

在這次政潮中，拉賓總理的飲痛引退，已贏得其國人的同情和讚揚，亦充分顯示了以色列的法治精神。耶路撒冷冷郵報說：「拉賓的正直行動，已盡到他對人民的責任，更為其他政府官吏樹立了模範。」

然而，勞工黨一連遭到兩次政治風暴，無疑地，在未來的全國大選中將面臨嚴重的考驗。一名勞工黨有力的敵對派——自由黨（Likud Party）發言人公然地表示③：「勞工黨多年的表現，已使全國人民喪失其繼續執政的信心。」

## 二 拉賓內閣的得失

當一九七三年十月戰爭爆發時，梅爾內閣因疎於戒備而在戰爭初期失利，故在輿論沸騰中引咎辭退，但仍然負責過渡時期的看守內閣。

註① Time, April. 18, 1977 P. 6

註② Ibid

註③ Ibid

一九七四年，勞工黨中央委員會曾提名拉賓與裴瑞斯二人角逐總理，結果拉賓僅以少數領先票獲勝。

同年六月，拉賓出組新閣，遴選艾倫爲副總理兼外交部長，而以其政敵裴瑞斯出任國防部長，堪稱整齊的內閣陣容。然拉賓甫於戰後臨危受命，初次担当重任，對內必須積極推動復員工作，振作民心士氣，對外更須應因國際間對以色列不利情勢，他的艱鉅任務是可想而知的。

將近三年以來，拉賓內閣在內政與外交上不無相當的貢獻，茲就其施政的得失縷出幾點如次：

對內方面，拉賓內閣的最大成就是，軍事力量的增強與軍事工業的發展。以色列在一九七三年十月戰爭中損失奇重，但在美國援助下，不僅恢復了戰前的狀態，而且增加了不少的新型武器和軍事裝備，其中包括最新式的F十六型戰鬥轟炸機，以及最精密的電導防禦系統設備。更重要的，以色列的兵器專家發明了一種「薩夫爾爾型」(Shafir)空對空飛彈，這種飛彈的性能頗優，可與美國的響尾蛇飛彈(Sidewinder air-to-air missile)媲美；另外仿照法國幻象式戰鬥機製造一種新型凱夫爾C-2戰鬥機(Kfir fighter)，性能至少可與幻象機相比，但由於此型飛機使用美製引擎裝配，美國已通知以色列不准向外推銷。據時代週刊一月卅一日報導，以色列武器輸出數額激增，一九七〇年僅爲三千八百萬美元，一九七六年增加到三億四千萬美元，預計一九七七年可達四億五千萬美元，其銷售對象多達十六個國家，包括南非共和國、肯亞、希臘及中南美等國。

相反地，經濟的衰退與移民的減少，却是以色列政府最脆弱的一環。中東十月戰爭之後，以色列一直保持着戰爭狀態，故國防預算並未因戰爭結束而削減。例如，一九七六年國防費用約爲國民生產總值(GNP)百分之三十五，居於世界的首位。<sup>④</sup>拉賓內閣爲了應付這項巨大的費用，一面採取了緊縮開支措施，一面實行幣值逐步小幅度貶值(mini-devaluation)計劃；同時也採取了減少人民必需食品(麵包、牛奶、雞蛋)的補貼政策，致使人民生活計愈爲困苦；再加上通貨不斷地膨脹——一九七六年通貨膨脹率高達百分之三十<sup>⑤</sup>，幾使國家經濟陷於絕境。

至於移民問題尤爲重要，以色列現有人口中絕大多數屬於外來的猶太人；而政府今後計劃移民三百萬(幾佔以色列人口的半數)，以補救其人力資源的匱乏，故移民計劃已成爲以色列的基本國策。然而，以色列今日已面臨人口繁殖率低落及移民逐漸減少的危機。根據以色列政府統計：<sup>⑥</sup>一九七三年從國外遷入的猶太人約有五萬八千八百八十六名；一九七四年約三萬一千九百七十名；一九七五年遷出與遷入的移民人數幾乎相等，從以色列遷出猶太人約有一萬八千五百名，而從國外遷入猶太人約計二萬名，其中有八千五百名來自蘇俄。

註④ Current History, Jan. 1977 P.23

註⑤ Ibid

註⑥ Israeli Government Statistics, reported in Washington Post, Jan. 6/76

此外，拉賓總理任內不斷發生貪污案件，去年十月間，拉賓的一名親信雅德林（Asher Yadin），他是勞工黨的重要財政官員，因涉嫌受賄六萬鎊而被捕，並於今年三月間被判處五年徒刑。一月間，拉賓內閣的房屋部長歐佛（Avraham Ofer）也因貪污案而畏罪自殺，歐佛是勞工黨的領袖之一，曾經幫助拉賓在一九七四年競選總理時奏功，他的自殺是因為牽涉一件九萬鎊的土地舞弊案。新聞界對此一案件稱之為以色列的「水門」事件，其嚴重情形，隨時可能導致拉賓內閣的垮台，勢將使「鴿派」（歐佛在內）達成中東和平的希望減少。<sup>⑦</sup>

在對外方面，由於季辛吉從事其「穿梭」外交，梅爾看守內閣曾於一九七四上半年先後促成了兩項隔軍協定；繼之，拉賓內閣於一九七五年九月簽署了一項西奈臨時和平協定，這項協定却是拉賓在外交上的一大成就。以色列的非戰略物資准許利用外國船隻通過蘇彝士運河；以色列從美國獲得更多的援助，以補償其撤出西奈阿布魯迪石油田（Abu Rodies Oilfields）的一切損失；埃及因不受到以色列的威脅，而不急於大量接受蘇俄的軍援；但由於以、埃達成臨時和平協定，敘利亞與埃及之間失和，以色列不再顧慮其阿拉伯鄰國發動類似「十月戰爭」的聯合攻勢。這些都是有利於以色列的因素。兩年以來，中東一直保持着平靜的狀態，歸功於以埃簽訂西奈臨時和平協定。

### 三 裴瑞斯的政治主張

曾兩度角逐勞工黨總理候選人的裴瑞斯，終於取代了其政敵拉賓在五月十七日全國大選中勞工黨總理候選人的地位。這位新候選人在他的國防部長任內的重大成就是：

——加強軍事工業，特別與美國合作，在以色列製造精密武器，包括飛機、飛彈、戰車、大礮等；並計劃自行製造美國最新F十六型戰鬥轟炸機，準備逐漸減少對美國提供的一切武器和軍備的依賴。

——緊急派機營救劫機事件。去年六月間，在歐洲曾發生一劫機事件，一架法國飛機被巴勒斯坦及歐洲暴徒劫至烏干達恩提比機場（Uganda Airport of Entebbe），機上有乘客九十三名，以色列國防部長裴瑞斯曾於七月三日下午令空軍派遣四架運輸機往救，機中裝運一百名突擊隊員，結果竟告成功，並將原機及全部乘客安然救還，創下了劫機營救史上最轟動的事蹟。<sup>⑧</sup>

——策劃『有效的防衛政策』（Good Fence Policy）。當去年七月間黎巴嫩戰爭進行熾烈之際，大批難民紛紛逃往黎南邊境，其中有許多是無人收容治療的傷患，其狀至為悽慘。裴瑞斯曾下令陸軍在邊界設置一個救護站，並開放三個界邊路口，盡量收容這些難民，免費醫治傷患，當時有不少難民自願留在以色列境內。裴瑞斯更利用此項政策，與黎巴嫩右派基督教（夏蒙派）結成盟

註⑦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Jan. 16/77

註⑧ Newsweek, Jan. 3/77 P. 27

友，且支援右派基督教民兵在黎南邊區與巴勒斯坦游擊隊作戰。<sup>⑨</sup>

此外，裴瑞斯熱中於核子科學的發展，他是以色列政府建設原子反應爐策劃者之一。這座原子爐設在以色列納吉夫沙漠中的迪蒙納 (Dimona in the Negev Desert)。<sup>⑩</sup> 故有人揣測以色列已有能力製造原子彈，而且存有若干原子彈之說。

在以色列政府中，由於勞工黨聯盟派系之複雜，政治主張之不同，早已形成了分裂的情勢。

自從以色列佔領阿拉伯領土以來，除了正式宣佈吞併耶路撒冷聖城外，以色列政府一直尚未確定其佔領政策，其主要原因是由於勞工黨內部意見的分歧。

在約旦河西岸，拉賓內閣早經決定不准猶太人遷入人口稠密的阿拉伯人地區，以免引起居民的反抗。但勞工黨右派領袖裴瑞斯則暗中支持猶太民族主義集團 (Gush Emunism) 移民薩瑪利亞的卡達姆重鎮 (Kaddum, Samaria)，結果引發了西岸巴勒斯坦人的流血反抗悲劇。<sup>⑪</sup>

另一件關於拉賓與裴瑞斯之間的爭論，在蘇彝士灣偶爾發生埃及石油探勘人員被以色列東岸駐軍射擊事件，拉賓認為埃及的石油探勘是與一家美國石油探勘公司 (American Amoco Oil Prospecting Company) 合作，故主張直接與美國政府談判，以免美、以之間發生誤會；但裴瑞斯則堅持談判的對手是埃及，而不是美國。<sup>⑫</sup>

關於以、阿談判問題，裴瑞斯主張逐步的 (step-by-step) 雙邊談判，第一步與敘利亞談判有關戈蘭高地問題，但此一高地過於狹窄，故裴瑞斯主張仿效西奈臨時和平協定，在戈蘭高地中立區設置早期警報站 (early warning station)，由美、以、敘三國遣派技術人員負責操縱，以監視以、敘雙方的軍事活動。倘以、敘之間的談判完成之後，再繼續進行以、埃雙方第二步談判，最後進行以、約之間談判。<sup>⑬</sup>

關於約旦河西岸問題，裴瑞斯主張建立『以色列和約旦河西岸地區聯邦』，或『約旦、西岸地區、以色列邦聯』；換言之，他寧願『分割政府』，而不願『分割領土』。<sup>⑭</sup>

裴瑞斯的另一個新構想，主張組成三個經濟聯盟 (Confederation with three economics)，其中包括約旦與以色列的經濟及

註⑨ Ibid

註⑩ New York Times, Apr. 13, 1977 "Patience Pays off Peres"

註⑪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Oct. 14/76 "Rabin, Peres, in bitter Fend."

註⑫ Ibid

註⑬ The Times, Dec. 6, 1976 By David Spanier

註⑭ Newsweek, Jan. 9, 1977

西岸地區的共同市場；更主張組成三種軍隊——約旦、以色列及中間的西岸軍隊。<sup>15</sup>

從以上的兩點主張看來，裴瑞斯仍將堅決反對與巴勒斯坦解放組織（PLO）進行任何談判，也必將拒絕任何巴勒斯坦人在西岸及加薩走廊單獨立國的建議。無疑地，這將影響未來日內瓦和平會議的進行。

然裴瑞斯當選勞工黨的總理候選人之後，最近似乎有改變態度的趨向，他正試圖解脫其在勞工黨內素有「鷹派」之稱的綽號，並向勞工黨聯盟提出了兩項保證：<sup>16</sup>

第一、保證勞工黨聯盟中的各黨派——特別是反對裴瑞斯最厲的左派馬帕黨（Left-Wing Mapam Party），他決定遵守勞工黨新的政綱——以色列對埃及、敘利亞、約旦三國，作領土上的讓步，以換取中東和平。勞工黨爲了維護競選的紀律，曾於一九七三年制定了一項黨的政綱，三項政綱復經一九七六年二月勞工黨全國代表大會修正，成爲勞工黨的新政綱。

第二、保證不再支持任何猶太民族主義者非法遷入約旦河西岸地區，特別是被政府嚴禁的移民地區——薩瑪利亞的卡達姆一帶（Kadum of Samaria）。

裴瑞斯的這兩項保證，已使勞工黨的聯合政黨——左派的馬帕黨緩和了對裴瑞斯的敵對行動，同時在六個月內擱置其脫離勞工黨聯合陣線的決定，這似乎有利於勞工黨的競選活動。

#### 四 西方輿論的反應

正當以色列大選的前夕，且在國際間醞釀中東和平之際，拉賓總理的驟然辭職，國際輿論咸表惋惜，且就憂以色列政潮可能會給和平蒙上一層陰影。

紐約時報在四月十一日社論中以「無領袖的以色列」爲題指出，拉賓總理已辜負以色列人民及對數百萬美國人的信心，使人不能不關心以色列的前途。其實，以色列人在國外存款是司空見慣的；但身爲一國的領袖，這樣做是魯莽的。更令人費解的，當他開始被查詢時，他以謊言相欺；再被查究時，他就不能領導被醜聞打擊的勞工黨進入行將到臨的全國大選了。

拉賓於一九七三年戰爭後受命組閣，以色列選民付託他的重大使命，是達成真正的和平；但兩年來的時光白白地失掉了，而人民所交付的一切都落空了。

過去成功的機會錯過了，現在成功的機會更是暗淡的，國防部長裴瑞斯團結勞工黨的機會也是同樣地黯然無光。困擾以色列政

註<sup>15</sup> Ibid.

註<sup>16</sup>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Apr. 14, 1977 By William E. Farrell

治十年之久的派系主義，曾因提早舉行大選及裴瑞斯在二月間勞工黨大會被排擠而遂行減少。如今以色列政治情勢，較一九七三年猶為惡劣，十月戰爭之後，結束了梅爾夫人及戴陽的政治生命，如今導致了以色列建國以來初次無領導人物。

對以色列負有承諾責任的美國，不能忽視這些在感情上誇大而動人的事件（melodramatic events）加諸於一國的政治和外交力量，但這些事件不能脅阻卡特總統所提出的迫急解決中東問題途徑的要點。

在最近與拉賓及沙達特會談之中，卡特指出應邀參加未來日內瓦和議的有關各方，可能會同意以色列自一九六七年邊界作實質上的撤退，以換取真實的和平，包括以色列及其阿拉伯鄰國的相互承認及商務與文化的關係。在幾年內，卡特總統將會催促有關各方對巴勒斯坦問題謀求解決。

以色列和埃及的初步反應不佳。倘若雙方不接受卡特的方法，除戰爭一途，別無抉擇；倘若以色列人只能產生另一個軟弱而在外交上仍被束縛的政府，他們會發覺華盛頓恐將為解決以色列的安全與生存問題而越俎代庖；倘若他們願意保存自己想像中的前途，而在目前混亂局勢中覓求治國之才（Statesmanship），則以色列必須產生一位能在兩點上說服其人民的領袖，這兩點是，以色列的安全蓄於和平談判及與美國密切合作之中。

倫敦泰晤士報四月十二日社論（題目：以色列勞工黨的新領袖）評論說，拉賓的突然事件發生，并堅決地辭去了勞工黨的領袖，似乎一時贏得了大多數國人的尊重，這是拉賓個人及其政黨的明智決定。華盛頓的存款案件，僅僅是個小的過失，也許拉賓因此而犧牲其政治生命是不值得的；但千萬萬確地，拉賓在事前早已做了易被攻擊的政治行爲，因爲在勞工黨領導階層中發生了多起的貪污案件，其中不少是他的政治夥伴。所幸他還能屹立不移，因爲並未發現他個人有任何不法行爲。

在國際方面，拉賓的遽然辭職，已引起舉世的注視，在華盛頓他被認爲是一位溫和而明達的領袖，更被認爲是維持美、以兩國關係的重要人物。國防部長裴瑞斯取代了勞工黨領袖地位，他一旦出任總理，可能使美國的外交政策制訂人感到困難。

裴瑞斯却是具有經驗的政治家，他在一九五六年蘇彝士運河危機中，曾極力擁護班古里昂（以色列國父）的強硬外交路線，因而導致了艾森豪總統下令停止對以色列的一切援助，終於迫使以軍全面撤出西奈；如今他對於領土問題，也獲有一個『鷹派』的頭銜，他的「剛愎自用」作風，竟然使以色列政府無法實行既定的政策，如勒令非法遷至西岸薩瑪利亞（Samaria）地區的移民限期遷出；在最近的政治行動中，他簽署了一項保證文件，支持未來聯合內閣中任何的黨派，在政府同意撤出任何西岸佔領區之前，堅持透過新選舉加以復決（等於對中東和談增加難題）。

無論如何，裴瑞斯經過蘇彝士運河事件的體驗，應該認識任何美國真正決定的壓力，以色列要想有效的抵制是不可能的。如今之計，裴瑞斯只能採取主動外交，以謀求和平解決中東問題，要比別人（暗示美國）的主動外交爲佳，甚至他更要走在拉賓和梅爾夫人的前面。

## 五 以色列大選展望

從這兩家著名的報紙看來，裴瑞斯的強硬路線，可能會影響美國調解中東問題的進展。過去不乏其例，當季辛吉國務卿一九六五年三月從事以、埃第二階段隔軍談判時，由於以色列國防部長裴瑞斯的阻力，而使季辛吉的『穿梭』外交遭受挫敗；嗣因華府接受了裴瑞斯堅持美國在西奈非軍事地區設置早期警報系統的要求，以監視以、埃雙方的軍事活動，以色列始於同年九月簽署了西奈臨時和平協定。

裴瑞斯當選勞工黨總理候選人之後，爲了轉移國際的聽聞，並結合勞工黨的力量，一方面聲明對拉賓的外交政策不作『實質上的改變』，強調重視過去與美國的『長久性合作記錄』，而且仰慕美國總統卡特的政治家風度，希望今年有機會訪問華盛頓；另一方面，已接受勞工黨的建議，在新內閣中將起用艾倫擔任國防部長，依班擔任外交部長，兩者都屬於勞工黨溫和派的領袖階層。

不過，由於勞工黨內部的分裂，在屢次國會大選中議員人數逐漸的減少，失掉了單獨組閣的力量，而必須拉攏其他左派的小黨及獨立黨派聯合組閣。現在勞工黨在國會一百二十席位中僅佔五十一席，唯有與左派的馬帕黨及其他小黨派聯合組閣，這些黨派都極力反對裴瑞斯的強硬路線。

在五月全國大選中，由於拉賓內閣的腐化、通貨的膨脹及罷工的因素，勞工黨的競選艱苦是可以想見的。據最近以色列的民意測驗：①勞工黨可獲三十六席，右派的自由黨（Likud Party）三十五席，而新組成的民主改革運動黨（Democratic movement for Change）②則可獲二十三席。

假若這項測驗變爲事實，勞工黨在新國會中，將從五十一席減少十五席，這在勞工黨廿九年歷史中將陷入最低潮。在這種劣勢下，勞工黨出組新閣，首先考慮爭取的聯合黨派是『民主改革運動黨』，其次是其他各小黨派，包括左派馬帕黨在內；但絕不會與畢金（Begin）所領導的極右派自由黨（Likud Party）聯合組閣，因爲畢金一向堅持以色列佔領政策，絕不對阿拉伯人作任何妥協，也絕不對邊界作任何讓步。

新組成的民主改革運動黨領袖——雅定（Yigal Yadin），是位考古學家，也是聞名的軍事家，他的政治主張，對內改革選舉制度，對外採取中間路線，亦即溫和的外交政策。倘勞工黨能與這個新政黨組成聯合內閣，配合艾倫和伊班的溫和政策，則未嘗不能收到「相輔相成」的效能，也不難恢復勞工黨的信譽。

一九七七年四月二十六日

註① The Guardian, Apr. 9, 1977 "Editorial"

註② 民主改革運動黨於一九七七年二月組成，黨揆雅定曾任以色列參謀長，耶路撒冷大學考古學教授。